



《尚書·虞夏書》 新解

金景芳 呂紹綱 著 ●
遼寧古籍出版社 ●

《尚书·虞夏书》新解

金 景 芳 著
吕 绍 纲

(辽)新登字14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《尚书·虞夏书》新解/金景芳等著—沈阳
辽宁古籍出版社, 1995.5
ISBN 7-80507-272-8

I. 尚…

II. 金…

III. 中国—古代史—三代时期—史籍—注释

IV. K221.04

辽宁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
(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第108号)

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

1996年6月 第1版

1996年6月 第1次印刷

开本: 850×1168 1/32

印张: 14.75

字数: 370千字

印数: 1—3000

责任编辑: 郭守信

版式设计: 路永久 沈德光

封面设计: 赵多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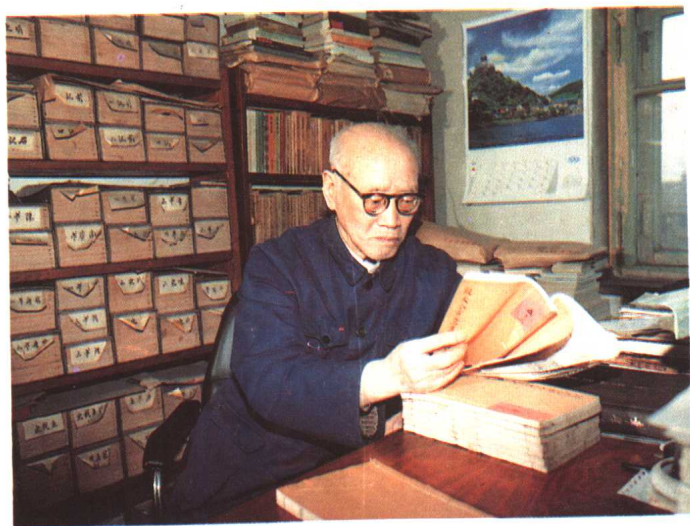
责任校对: 杜宏博 杜芳

ISBN 7-80507-272-8/K·55 定价: 26.00元

此女之文明

金景芳題

時年九十有三



金景芳先生在书房



作者 1995 年夏合影

《尚书新解》序

《尚书》和《周易》是中国最古老、最宝贵的两部古籍。

《尚书》独载尧以来，是中国自有史以来的第一部信史。《周易》是继《连山》、《归藏》之后，更加完善的用于卜筮而具有哲学内容现存于世唯一的一部奇异之书。然而当二书未被大思想家孔子光顾以前，前者是存放于官府中的尘封故档，后者是流散于民间的普通筮书。只是经过大思想家孔子光顾之后，原来的尘封故档经过整理、编次，遂列为六艺之一，而传于后世；原来的普通筮书以其内容古奥，经过孔子读《易》韦编三绝，著成“十翼”，亦列为六艺之一，而传于后世。惜经秦火，《尚书》变成残缺不完，精义亦多有丧失；《周易》虽以卜筮之书得传，然而巫史故习，历久不革，其结果与《尚书》的命运，几无以异。

我早岁嗜《易》，遍读说《易》之书，然于其中若干关键性问题，依然瞢瞢。只是于抗日战争期间，流寓巴蜀，值国共合作，读到列宁《谈谈辩证法问题》，受到启示，于是向日所谓疑难问题，不久即涣然冰释。因以新得，写成《易通》一书。及解放后，读了较多的马列主义的书，又有进益，因继续写了《易论》、《说易》几篇专题论文。至1989年，我行年已八十有七，垂垂老矣，因念我的薄有所得，来之不易，有必要留下，以备后生参考，遂与我的助手吕绍纲同志合著《周易全解》一书。深知缺点尚多，但自审大方向是对的，有些重要问题，亦基本上解决了。

今年我已九十有二，仍愿以炳烛余光，把积年我对于《尚书》所读所得思与我的助手吕绍纲同志协力写成《尚书新解》一书问世。需要说明，吾二人此次合著与《周易全解》合著不同。由于我年更老，吕绍纲同志下的研究功夫更大更深，书稿由他独力完成，书中许多的观点应属于他。

考《尚书》秦火后，书虽残缺不完，并不是无人研究，只是汉代惑于五行灾异，六朝以后，又受《伪古文尚书》的骚扰，清人用力较多，成就亦大，但缺点是注意一字的训诂考证，而对于全句全章全文的了解不够。至于晚近以来，则由疑古而薄古，在全国范围内，治《尚书》者已寥若晨星。当然有少数青年人能勇敢地把全书译成白话，我看译不如不译，徒费人力物力。《尚书》佶屈聱牙，古奥难懂，很难翻译准确。你不译，人家读原文，慢慢体会，虽一时不解，但不至于错；你译了，一旦译偏，贻害无穷。

现在我国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，据说已把弘扬传统文化列为内容之一，我闻之额手称庆，顿觉我们的工作不仅有益于后世，也有益于当代了。

我们撰写《尚书新解》计划分为四册，虞夏书一册，商书一册，周书二册。第一册虞夏书部分今已脱稿，由辽宁古籍出版社付印问世。我们这个作品之所以称为新解，并不是不接受前人研究成果，而是因为我们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新观点作指导，历史地全面地看问题。例如解《尧典》，我们认为帝尧制定新历具有划时代的意义。我们开始对于制定新历的重要性并没有明确认识，只是首先我们读《论语·泰伯》“子曰：‘大哉！尧之为君也，巍巍乎！唯天为大，唯尧则之，荡荡乎！民无能名焉，巍巍乎！其有成功也，焕乎！其有文章’”，感到惊异。孔子平生不轻许人，为什么独对尧这样称颂，简直把最美好的词句都用上了。为什么提到天大？“则天”是什么意思？及与《尧典》对照，才了解到这个天固然是自有人类以前就有，但是人的认识，并不是始终如一的。例如在尧制新历以前，据《左传》襄公九年说，是“祀大火，而火纪时焉”，即视二十八宿中的心宿二纪时，心宿二当然不能代表天。而制新历是“历象日月星辰”，日月星三辰就能代表天了。尧历象日月星辰制历是“则天”，制历以后，依历行事也是“则天”。《尧典》说“期三百六旬有六

日，以闰月定四时成岁，允厘百工，庶绩咸熙”，就是依历行事，而达到“巍巍乎！其有成功也，焕乎！其有文章”。又，尧制新历以前，长时期以火纪时，人们知有春秋，不知有冬夏。

《尚书·洪范》说：“日月之行，则有冬有夏。”不知道日月之行，怎能知道有冬有夏呢！即还不知道有四时，不知道有闰月，不知道一岁是三百六旬有六日。又，以火纪时之时如《国语·楚语》所说：“颛顼受之，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，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。”即在以火纪时时期视天为神的世界。而制定新历以后，不同了。了解天是以日月星为主体，在天上起作用的是日月星，特别是日。《礼记·郊特牲》说：“郊之祭也，迎长日之至也，大报天而主日也。”是其证明。正因为这样，人们知道天的主体是日月星，特别是日，而不是神；起作用的，与人生有重大关系的，也是日月星，特别是日，而不是神。这在无形中人们的观念悄悄地就改变有神论为无神论了。由此可见，尧的废弃旧历，改制新历，是何等重要！无怪孔子论次《尚书》以《尧典》居首，而以最美好的词句来称颂尧了。

又如《皋陶谟》，即《尚书》第二篇（我们遵依《今文尚书》篇次），《尚书大传》记孔子说：“《皋陶谟》可以观治。”是《皋陶谟》是谈政治的。

我们认为这篇作品的中心内容是“在知人，在安民”六字。从事政治工作，人的问题头等重要。孔子说：“为政在人。”又说：“文武之政，布在方策，其人存，则其政举，其人亡，则其政息。”（《中庸》）是经验之谈。楚汉相争，项羽是楚将项燕之孙，力拔山，气盖世，而刘邦出身于农家，又是酒色之徒，然而争斗的结果是刘邦胜利，项羽失败。刘邦之所以胜利，就是由于他能任用张良，韩信，萧何三杰；项羽之所以失败，就是由于他有一范增而不能用人。人是重要，但人有各种各样的人，所以知人善任尤为重要。《皋陶谟》所注意讨论的，正是知人善任的问题。

皋陶曰：“都！亦行有九德。亦言其人有德，乃言曰载采

采。”这是皋陶对知人提出用九德鉴别的方法。最后，还强调一句，就是说所谓九德是看实践，是看具体表现，而不是仅凭虚誉。九德的具体内容是“宽而栗，柔而立，愿而恭，乱而敬，扰而毅，直而温，简而廉，刚而塞，强而义”。用这个九德的方法来鉴别别人，可谓既精当，又详密。仔细考查，不难发现，贯穿其中有一条主线，这条主线就是一个中字，可以说，它是尧以“允执其中”传舜这个中字的具体化。至于“日宣三德”，“日严祗敬六德”，“九德咸事”这一段话，则属于善任的问题了。“在安民”对于政治来说，与“在知人”有同等重要。因为只有安定，人们才有幸福可言，如果天下大乱，只有民不聊生，哪有幸福可言。

现在我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倡导改革开放，始终不忘稳定，这一点是成功的，为中外人士所叹服。而在三千年前居然有人注意及此，那么，有人主张“把中国古史缩短二三千年”，能够说是对的吗！

《皋陶谟》下篇是《禹贡》。《禹贡》是中国最古老、最完善并且可以信赖的地理书。后世言地理者，如《汉书·地理志》、《水经注》等，无不以此书为蓝本。本书内容极丰富而有条理。我们认为，篇首“禹敷土，随山刊木，奠高山大川”十二字是全书纲领。“禹敷土”三字亦见于《诗·商颂·长发》及《荀子·成相》，足见其重要。然而向来说者纷然，莫衷一是。我们认为《长发》说：“洪水芒芒，禹敷下土方，外大国是疆，幅陨既长，有域方将。”文字较多，可供寻绎。大概《禹贡》所述，是治水以后的事。原来尧舜禹的部落联盟仅处在冀州一隅。以治水为契机，尧舜禹这个部落联盟的势力已延伸到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八州，但是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限制，还不能把八州存在的部落联盟、部落、氏族等等以血缘为纽带的大小共同体并入自己的部落联盟。如马克思《摩尔根（古代社会）一书摘要》所说：“阿兹特克联盟并没有企图将所征服的各部落并入联盟之内，因为在

氏族制度之下，语言上的分歧是阻止实现这一点的不可克服的障碍；这些被征服的部落们受他们自己的酋长管理，并可遵循自己古时的习惯，有时有一个贡物征收者留驻于他们之中。”《禹贡》兖青等八州有贡，而冀州无贡，就是证明。有人说《禹贡》是秦统一中国以后的伪作。不思三十六郡是秦的疆域，而尧舜禹部落联盟的疆域仍在冀州，兖青等八州并不在尧舜禹部落联盟的疆域之内。敷土的敷，应是扩大的意思，郑玄释敷土为“广大其境界”，基本上是对的。

《甘誓》作为《虞夏书》最末一篇，也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，因为启杀益夺权，变民主为君主，开创历史上一个新时代。

《淮南子·齐俗》说：“昔者有扈氏为义而亡，知义而不知宜也。”“有扈氏为义”，是为什么义？显然是以为过去的民主制不应侵犯，应当维护。“不知宜”的宜是什么？宜是说在当时变民主制为君主制，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。马克思说：“世袭继承制在凡是最初出现的地方都是暴力(篡夺)的结果，而不是人民的自由许可。”因此，有扈氏以为启以暴力夺权是不义，而不知道启这个以暴力夺权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，是宜不是不义。也就是说有扈氏不服，起来反启，是反错了，结果遭到失败。此篇《墨子·明鬼》作《禹誓》，错了。《书序》说：“启作《甘誓》。”《史记·夏本纪》作“有扈氏不服，启伐之，大战于甘，将战，作《甘誓》”。应是依据孔子删定《尚书》原意，是对的。

《甘誓》篇中“有扈氏威侮五行，怠弃三正”二语最难解。我们以为“威侮五行”，可与《洪范》“鲧堙洪水，汨陈其五行”合看，盖当时人们已了解了五行的性质，即“水曰润下，火曰炎上，木曰曲直，金曰从革，土爰稼穡”。“鲧堙洪水，汨陈其五行”，就是说鲧治洪水，用筑堤的办法，违反水润下的性质，结果罪至殛死。“有扈氏威侮五行”就是说有扈氏完全违反五行的性质，等于破坏生产，所以罪行更大。“怠弃三正”，可

与“在璇玑玉衡，以齐七政”合看，“七政”，《尚书大传》释为“春夏秋冬天文地理人道”，“三正”的正，应读为政。三政，即天地人三政。“怠弃三政”就等于不理朝政，放弃职权。

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邹逸麟教授对本书《禹贡》篇之有关历史地理问题提出不少宝贵意见，在此谨表衷心的感谢。

我们的工作，当然不可能尽善尽美，尚祈海内外大方之家惠予指正。

金景芳于吉林大学，时年九十有二

目 录

《尚书新解》序	1
尧典	1
《尧典》新解	5
皋陶谟	183
《皋陶谟》新解	187
禹贡	285
《禹贡》新解	289
甘誓	439
《甘誓》新解	441

尧典

曰若稽古帝尧，曰放勋。钦明文思安安，允恭克让。光被四表，格于上下。克明俊德，以亲九族。九族既睦，平章百姓。百姓昭明，协和万邦。黎民于变时雍。

乃命羲和，钦若昊天，历象日月星辰，敬授人时。分命羲仲，宅嵎夷，曰暘谷。寅宾出日，平秩东作。日中星鸟，以殷仲春。厥民析，鸟兽孳尾。申命羲叔，宅南交。平秩南讹，敬致。日永星火，以正仲夏。厥民因，鸟兽希革。分命和仲，宅西，曰昧谷。寅饯纳日，平秩西成。宵中星虚，以殷仲秋。厥民夷，鸟兽毛毳。申命和叔，宅朔方，曰幽都。平在朔易。日短星昴，以正仲冬。厥民隤，鸟兽氄毛。帝曰：“咨，汝羲暨和。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，以闰月定四时成岁。允厘百工，庶绩咸熙。”

帝曰：“畴咨若时登庸？”

放齐曰：“胤子朱启明。”

帝曰：“吁，嚚讼可乎。”

帝曰：“畴咨若予采？”

欢兜曰：“都，共工方鸠僝功。”

帝曰：“吁，静言庸违，象恭滔天。”

帝曰：“咨四岳。汤汤洪水方割，荡荡怀山襄陵，浩浩滔天。下民其咨，有能俾乂？”

金曰：“於，鯀哉。”

帝曰：“吁，咈哉，方命圯族。”

岳曰：“异哉，试可乃已。”

帝曰：“往钦哉！”九载，绩用弗成。

帝曰：“咨四岳。朕在位七十载，汝能庸命，巽朕位？”

岳曰：“否德忝帝位。”

曰：“明明扬侧陋。”

师锡帝曰：“有齔在下，曰虞舜。”

帝曰：“俞，予闻，如何？”

岳曰：“瞽子。父顽母嚚象傲，克谐。以孝烝烝，乂不格奸。”

帝曰：“我其试哉。”女于时，观厥刑于二女。厘降二女于妫汭，嫔于虞。

帝曰：“钦哉！”

慎徽五典，五典克从。纳于百揆，百揆时叙。宾于四门，四门穆穆。纳于大麓，烈风雷雨弗迷。

帝曰：“格，汝舜。询事考言，乃言底可绩，三载，汝陟帝位。”舜让于德弗嗣。

正月上日，受终于文祖。在璇玑玉衡，以齐七政。肆类于上帝，禋于六宗，望于山川，遍于群神。辑五瑞，既月乃日，覲四岳群牧，班瑞于群后。

岁二月，东巡守，至于岱宗，柴。望秩于山川，肆覲东后。协时月正日，同律度量衡。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。如五器，卒乃复。五月南巡守，至于南岳，如岱礼。八月西巡守，至于西岳，如初。十有一月朔巡守，

至于北岳，如西礼。归，格于艺祖，用特。

五载一巡守，群后四朝。敷奏以言，明试以功，车服以庸。

肇十有二州，封十有二山，浚川。

象以典刑，流宥五刑，鞭作官刑，扑作教刑，金作赎刑。眚灾肆赦，怙终贼刑。钦哉，钦哉，惟刑之恤哉。

流共工于幽洲，放欢兜于崇山，窜三苗于三危，殛鲧于羽山。四罪，而天下咸服。

二十有八载，帝乃殂落。百姓如丧考妣，三载，四海遏密八音。

月正元日，舜格于文祖，询于四岳。辟四门，明四目，达四聪，咨十有二牧。曰：“食哉惟时，柔远能迓，惇德允元，而难任人，蛮夷率服。”

舜曰：“咨四岳。有能奋庸熙帝之载，使宅百揆，亮采惠畴？”

金曰：“伯禹作司空。”

帝曰：“俞，咨禹，汝平水土。惟时懋哉。”禹拜稽首，让于稷、契暨皋陶。

帝曰：“俞，汝往哉。”

帝曰：“弃，黎民阻饥，汝后稷。播时百谷。”

帝曰：“契，百姓不亲，五品不逊，汝作司徒。敬敷五教，在宽。”

帝曰：“皋陶，蛮夷猾夏，寇贼奸宄，汝作士。五刑有服，五服三就。五流有宅，五宅三居。惟明克允。”

帝曰：“畴若予工？”

金曰：“垂哉。”

帝曰：“俞，咨垂，汝共工。”垂拜稽首，让于殛殛暨伯与。

帝曰：“俞，往哉，汝谐。”

帝曰：“畴若予上下草木鸟兽？”

金曰：“益哉。”

帝曰：“俞，咨益，汝作朕虞。”益拜稽首，让于朱、虎、熊、罴。

帝曰：“俞，往哉，汝谐。”

帝曰：“咨四岳。有能典朕三礼？”

金曰：“伯夷。”

帝曰：“俞，咨伯，汝作秩宗。夙夜惟寅，直哉惟清。”伯拜稽首，让于夔、龙。

帝曰：“俞，往钦哉！”

帝曰：“夔，命汝典乐，教胄子。直而温，宽而栗，刚而无虐，简而无傲。诗言志，歌永言，声依永，律和声。八音克谐，无相夺伦，神人以和。”

夔曰：“於，予击石拊石，百兽率舞。”

帝曰：“龙，朕丕谗说殄行，震惊朕师，命汝作纳言。夙夜出纳朕命，惟允。”

帝曰：“咨，汝二十有二人。钦哉！惟时亮天功。”三载考绩，三考黜陟幽明，庶绩咸熙。分北三苗。

舜生三十征庸，三十在位，五十载陟方乃死。

《尧典》新解

【序说】

今文《尚书》有《尧典》无《舜典》，《舜典》是后人从《尧典》分出去的。孔子“论次”《尚书》将《尧典》列为首篇，有极深远的意义。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说：“学者多称五帝尚矣，然《尚书》独载尧以来，而百家言黄帝，其文不雅驯，蓐绅先生难言之。”以为孔子因尧以前史事，古说多诞妄无明据，故不取，可能是对的，但是孔子“论次”《尚书》取《尧典》作第一篇，尧以前事不取，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。从《尧典》的内容看，有三项是主要的，一是制历，二是选贤，三是命官。而第一项制历是划时代的大事。这件大事是尧完成的。

在尧的时候，人们对天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。孔子说：“唯天为大，唯尧则之。”（《论语·泰伯》）这话有两层意思，一是说天的概念发生变化，以前的天是个狭小的世界，它属于神，现在的天广大无比，包括日月星辰，它是自然。二是说这样的天概念是尧建立起来的，唯有尧能够遵循自然之天的规律制定新历法，指导人们的生产与生活，尧以前的人办不到。尧是一个伟大的人物。

尧时代关于天概念的变化是划时代的。它既影响到人们的社会经济生活，也关系到人们的意识形态。尧以前，先有占星术，由占星术发展为“火历”。“火历”通过观察二十八宿之心宿二即大火在昏时的中、流、伏、内等表象确定季节，即《左传》襄公九年所谓“以火纪时焉”。此时日月的运行人们不能看不见，